

現代作家叢文

茅盾文集

上海春明書店印行



茅盾文集

現代作家叢書第三集

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初版

·現代作家文叢第三集·

茅盾文集

初版一——一〇〇〇册
定價國幣

著者 茅盾

版權代表者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

主輯者 梅林

發行者 春明書店代表人 陳冠英

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畫錦里口
春明書店有限公司
分店 長沙南陽街中市

特約發行 南京狀元城聚珍書局
廣州光復中路二二八號東方書局

·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分售·

關於刊行現代作家文叢

本文叢原來定名為新文學叢書的。這是比較大方的一種名稱。但書店方面因為刊行了今文學叢刊，恐怕混同，要求改爲今名。考慮結果，覺得沒有什麼不方便，就決定下來。

關於本文叢的編選和刊行，其主要原因，不外爲了街坊間盜印作家的著作過多，損害了作家的版權，影響了作家的版稅。其次，那些盜印書又大抵非常不負責任，不得作家同意，隨意竊編，隨意闕割；而封面的庸俗，印刷的惡劣，猶其餘事。但偏偏以「代表作」「傑作選」欺騙讀者。爲消除這一唯利是圖的惡劣風氣，爲保障作家權益，以及爲使讀者不再受欺騙，本會乃於本年夏季代表作家向各盜印書商交涉，同時代表作家版權，在春明書店刊行了這一套文叢。

這是一樁頗爲艱辛的工作，盜印書商之所以敢於公然盜印作家著作，有其歷史的原因；但交涉結果卻相當圓滿。盜印書商知道盜印作家著作於情於理於法均有未合，是有背良知並且犯罪的行爲，大抵都在本會所提出的最低條件之下，合情合理合法的解決了。自然，街坊間還有若干盜印書商在，但事實會告訴他們，肆無忌憚地吮吸作家的腦汁心血，在人情法理都不容許的情形之下會有怎樣的結果的。

作家與出版家是站在一條線上的友伴，他們的使命與目的是共同的，應該親密地合作。因此，現代作家文叢的刊行，算是本會作家與春明書店正式合作的開始。

目次

· 第一輯 ·

春霖	一一
小巫	二二
官廳裏	三六
蘇嘉路上	四四
列那和吉地	五一
季屈	六四
船上	七六
過年	八四
太平凡的故事	一〇五
秦嶺之夜	一一二
過封鎖線	一一五
· 第二輯 ·	
黃昏	一二四

雷雨前	一二六
白楊樹	一一八
風景談	一一〇
談鼠	一三四
「森林中的紳士」	一三八
爲「親人們」	一四一
情洗星海先生	一四三
★	
★	
★	
★	
後記	一

第
一
輯

春蠶

一

老通寶坐在「塘路」邊的一塊石頭上。長旱烟管斜擱在他身邊。「清明」節後的太陽已經很有力量，老通寶背脊上熱烘烘地，像背着一盆火。「塘路」上拉繅的快班船上的紹興人只穿了一件藍布單衫。敞開了大襟，彎着身子拉拉，額角上有黃豆大的汗粒落到地下。

看着人家那樣辛苦的勞動，老通寶覺得身上更加熱了；熱的有點兒發癢。他還穿着那件過冬的破棉襖，他的夾襖還在當舖裏，却不防纔得「清明」邊，天就那麼熱。

「真是天也變了！」

老通寶心裏說，就吐一口濃厚的唾沫。在他面前那條「官河」內，水是綠油油的，來往的船也不多，鏡子一樣的水面這裏那裏起了幾道皺紋，就是小小的渦旋。那時候，倒影在水裏的泥岸和岸邊成排的桑樹，都攪亂了灰暗的一片。可是不會得很長的漸漸兒那些樹影又在水面上顯現，一彎一曲地蠕動，像是醱滾，再過一會兒，終於站定了，依然是很清晰的倒影。那筆頭模樣的蠶籠頂都已經簇生着小手指兒那麼大的嫩綠葉，這密密層層的桑樹，沿着那「官河」一直望去，好像沒有盡頭。田裏現在還只有乾裂的泥塊，這一帶，現在是桑樹的勢力。在老通寶背後，也是大片的桑林，矮矮的，靜穆的，在熱烘烘的太陽光下，似乎那「桑拳」上的嫩綠葉過一秒鐘就會大一些。

離老通寶他處不遠一所灰白色的樓房，圍在「塘路」邊，那是繭廠。十多天前駐紮過軍隊，現在那邊田裏還留著

幾條短短的繩。那時都說東洋兵要打進來，鎮上有錢人都逃光了；現在兵隊又開走了，那座鹽廠依舊空關在那裏，等候在鹽上市的時候再熱鬧一番。老通寶也聽得鎮上小陳老爺的兒子——陳大老爺說過，今年上海不太平，絲廠都關門，恐怕這裏的鹽廠也不能開；但老通寶是不肯相信的。他活了六十歲，反亂年頭也經過好幾個，從沒見過綠油油的葉白發在樹上等利成了「枯葉」去喂羊吃；除非是「蠶花」不熟，但那是老天爺的「權柄」，誰又能夠未卜先知？

「纔得清明邊，天就那麼熱！」

老通寶看着那些桑拳下怒茁的小綠葉兒，心裏又這麼想，同時有幾分詫異，有幾分快活。他記得自己還是二十多歲少壯的時候，有一年也是「清明」邊就得穿夾，後來就是「蠶花廿四分」，自己也就在這一年成了家。那時，他家正在「發」；他的父親像一頭老牛似的，什麼都懂得，什麼都做得；但是他那創家立業的祖父，雖說在長毛窩裏吃過苦頭，却也愈老愈硬朗。那時候，老陳老爺去世不久，小陳老爺還沒抽上鴉片烟，「陳老爺家」也不是現在那麼不像樣的。老通寶相信自己一家和「陳老爺家」雖則一邊是高門大戶，而一邊不過是種田人，然而兩家的運命好像是一條線兒牽着。不但「長毛」造反那時候，老通寶的祖父和老陳老爺同被長毛擄去，同在長毛窩裏混上了六七年，不但他們倆同時從長毛營盤裏逃了出來，而且偷得了長毛的許多金元寶——人家到現在還是這麼說；並且老陳老爺做絲生意「發」起來的時候，老通寶家養蠶也是年年都好，十年中間掙得了二十畝的稻田和十多畝的桑地，還有三間間兩連的一座平房。這時候，老通寶家在東村莊上被人人所妬羨，也正像「陳老爺家」在鎮上是數一數二的大戶人家。可是以後，兩家都不行了；老通寶現在已經沒有自己的田地，反欠出三百多塊錢的債，「陳老爺家」也早已完結。人家都說「長毛鬼」在陰間告了一狀，閻羅王追還「陳老爺家」的金元寶橫財，所以敗的這麼快。這個老通寶也有幾分相信：不是鬼使神差，好端端的小陳老爺怎麼會抽上了鴉片烟？

可是老通寶死也想不明白爲什麼「陳老爺家」的「敗」會牽動到他家。他確實知道自己家並沒得過長毛的

橫財。難則聽死了的老頭子說，好像那老祖父逃出長毛營的時候，不巧撞着了一個巡路的小長毛，當時沒法，只好殺了他。——這是一個「結」，然而從老通寶懂事以來，他們家替這小長毛鬼拜懺念佛燒紙錢，記不清有多少次了。這個小冤魂理應早投凡胎，老通寶雖然不很記得祖父是怎樣「做人」，但父親的勤儉忠厚，他是親眼看見的，他自己也是規矩人，他的兒子阿四，媳婦大娘，都是勤儉的，就是小兒子阿多，年紀青，有幾分「不知苦辣」，可是毛頭小伙子，大都這麼着，算不得「敗家相」……

老通寶擡起他那焦黃的皺臉，苦惱地望着他面前的那條河，河裏的船，以及兩岸的桑地，一切都和他二十多歲時差不了多少，然而「世界」到底變了，他自己家也要常常把南瓜當飯吃一天，而且又欠出了三百多塊錢的債。

嗚嗚嗚嗚——

汽笛叫聲突然從那邊遠遠的河身的彎曲地方傳了來。就在那邊，躡着又一個蘆廠，遠望去隱約可見那整齊的石「幫岸」。一條柴油引擎的小輪船很威嚴地從那蘆廠後駛出來，拖着三條大船，迎面向老通寶來了。滿河平靜的水立刻激起濺刺的波浪，一齊向兩旁的泥岸捲過來。一條鄉下「赤膊船」趕快攔岸，船上人揪住了泥岸上的茅草，船和人都好像在那裏打秋千。軋軋的輪機聲和洋油臭，飛散在這和平的綠的田野。老通寶滿臉悵意，看着這小輪船來，看着輪過去，直到又轉一個彎，嗚嗚嗚嗚地又叫了幾聲，就看不見。老通寶向來是仇恨小輪船這一類洋鬼子的東西，他從沒見過洋鬼子，可是他從他的父親嘴裏知道老陳老爺見過洋鬼子：紅眉毛，綠眼睛，走路時兩條腿是直的。並且老陳老爺也是很恨洋鬼子，常常說「銅錮都被洋鬼子騙去了」。老通寶看見老陳老爺的時候，不過八九歲。——現在他所記得的關於老陳老爺的一切都是聽來的，可是他想起了「銅錮都被洋鬼子騙去了」這句話，就彷彿看見了老陳老爺捧着鬍子搖頭的神氣。

洋鬼子怎樣就騙了錢去，老通寶不很明白，但他很相信老陳老爺的話一定不錯，並且他自已也明瞭看到自從

上有了洋紗、洋布、洋油——這一類洋貨，而且河裏更有小火輪船以後，他自己田裏生出來的東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錢，而鎮上的東西却一天一天貴起來。他父親留下來的份家產就這麼變小，變得沒有，而且現在負了債！老通寶恨洋鬼子不是沒有理由的，他這堅定的主張，在村坊上很有名。五年前，有人告訴他，朝代又改了，新朝代是要「打倒」洋鬼子的。老通寶不相信，爲的他上鎮去看見那新到的喊着「打倒洋鬼子」的青年人們都穿了洋鬼子衣服。他想來，這幾年青人一定私通洋鬼子，却故意來騙鄉下人。後來果然就不喊「打倒洋鬼子」了，而且鎮上的東西更加一天一天貴起來，派到鄉下人身上的捐稅也更加多起來。老通寶深信這都是串通了洋鬼子幹的。

然而更使老通寶去年幾乎氣成病的，是繭子也是洋種的賣得好價錢；洋種的繭子，一擔要賣上十多塊錢。素來和兒媳總還和睦的老通寶，在這件事上可就吵了架。兒媳四大娘去年就要養洋種的繭。小兒子跟他嫂嫂是一路，那阿四雖然嘴裏不多說，心裏也是要洋種的。老通寶拗不過他們，末了只好讓步。現在他家裏有的三張蠶種，就是土種兩張，洋種一張。

「世界真是越變越壞！過幾年他們連桑葉都要洋種了！我活得厭了！」

老通寶看着那些桑樹，心裏說，拿起身邊的長旱烟管恨恨地敲着腳邊的泥塊。太陽現在正當他頭頂，他的影子落在泥地上，短短地像一段烏焦木頭，還穿着破棉襖的他，覺得渾身躁熱起來了。他解開了大襟上的鈕扣，又抓着衣角扇了幾下，站起來回家去。

那一片桑樹背後就是稻田。現在大部分是勻整的半翻着的燥裂的泥地。偶而也有種了雜糧的，那黃金一般的菜花散出強烈的香味。那邊遠遠地一簇房屋，就是老通寶他們住了三代的村坊。現在那些屋上都裊起了白的炊烟。

老通寶從桑林裏走出來，到田塍上，轉身又望那一片襯着嫩綠的桑樹。忽然那邊田裏跳躍着來了一個十來歲的男孩子，遠遠地就喊道：

「阿爹媽等妳吃中飯呢！」

「哦——」

老通寶知道是孫子小寶，隨口應着，還是望着那一片桑林，纔只得「清明」邊。桑葉尖兒就抽得那麼小指頭兒似的，他一生就只見過兩次。今年的蠶花，光景是好年成。三張蠶種，該可以採多少繭子呢？只要不悞去年，他家的債也許可以拔還一些。

小寶也已經跑到他阿爹的身邊了，也仰着臉看那綠絨似的桑拳頭：忽然他跳起來拍着手唱道：

「清明削口，看蠶娘拍手！」

老通寶的皺臉上露出笑容來了。他覺得這是一個好兆頭。他把手放在小寶的「和尚頭」上摩着，他的被窮苦弄麻木了的老心裏勃然又生出新的希望來了。

二

天氣繼續暖和，太陽光催開了那些桑拳頭上的小手指兒模樣的嫩葉，現在都有小小的手掌那麼大了。老通寶他們那村莊周圍的桑林似乎發長得更好。遠望去像一片綠錦平鋪在密密層層灰白色矮矮的籬笆上。「希望」在老通寶和一般農民們的心裏一點一點一天一天擴大。蠶事的動員令也在各方面發動了。藏在柴房裏一年之久的養蠶

○這是老通寶所在那一帶鄉村裏關於「蠶事」的一種歌謠式的成語。所謂「削口」是方言，指桑葉抽發如指；「清明削口」謂清明邊桑葉已抽放如許大也。「看」亦是方言，意同「飼」或「育」。全句謂清明邊桑葉開綻，則熟年可卜，故蠶婦拍手而喜。

用具都拿出來洗刷修補，那條穿村而過的小溪旁，澗澗動着村裏的女人和孩子，工作着，噴着，笑着。

這些女人和孩子，都不是十分健康的臉色，——從今年開春起，他們都只吃個半飽；他們身上穿的，也只是些破舊的衣服。實在他們的情形比叫化子好不了多少。然而他們的精神都很不差。他們有很大的忍耐力，又有很大的幻想。雖然他們都負了天天在增大的債，可是他們那簡單的頭腦，老是這麼想：只要蠶花熟，就好了！他們想像到一個月以後，那些綠油油的桑葉，就會變成雪白的繭子，於是又變成叮叮噹噹響的洋錢，他們雖然肚子裏餓得咕咕地叫，却也忍不住要笑。

這些女人中間，也就有老通寶的媳婦四大娘和那個十二歲的小寶。這娘兒兩個已經洗好了那些「團扁」和「蠶簞」。①坐在小溪邊的石頭上，擦起布衫角搭臉上的汗水。

「四阿嫂！你們今年也看（養）洋種麼？」

小溪對岸的一羣女人中間，有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姑娘，隔溪喊過來了。四大娘認得是隔溪的對門鄰舍陸慶慶的妹子六寶。四大娘立刻把她的濃眉毛一挺，好像正想找入吵架似的，嚷了起來：

「不要來問我阿爹做主呢！——小寶的阿爹死不肯，只看了一張洋種！老糊塗的聽得帶一個洋字，就好像見了七世冤家洋錢，也是洋，他倒又要了！」

小溪旁那些女人們聽得笑起來了。這時候有一個壯健的小伙子，正從對岸的陸家稻場上走過，跑到溪邊，跨上了那橫在溪面用四根木頭並排做成的雛形的「橋」。四大娘一眼看見，就丟開了「洋種」問題，高聲喊道：

①老通寶鄉裏稱那圓桌面那樣大極像一個盤的竹器為「團扁」；又一種略小而底部編成六角形網狀的，稱為「簞」。方音讀如「陪」。蠶初收蟻時，在「簞」中養育，呼為「蠶簞」。那是糊了紙的這種紙通稱「糊簞紙」。

「多多弟來幫我搬東西罷！這些扁，浸溼了，就像死狗一樣重！」

小伙子阿多也不開口，走過來拿起五六隻「團扁」，溼漉漉地頂在頭上，却空著一雙手，划槳似的蕩着，就走了。這倆阿多高興起來時，什麼事都肯做，碰到同村的女人們叫他幫忙拿什麼重傢伙，或是下溪上撈什麼，他都肯；可是今天他大概有點不高興，所以只頂了五六隻「團扁」去，却空著一雙手。那些女人們看着他戴了那特別大箆帽似的一疊「扁」，真滑稽，學領上女人的樣子走着，又都笑起來了。老通寶家緊鄰的李根生的老婆荷花一邊笑，一邊回頭去叫道：

「喂，多多，頭回來也替我帶一點兒去！」

「叫我一雙好聽的，我就給你拿。」

阿多也氣着回答，仍然走。轉眼間就到了他家的廊下，就把頭上的「團扁」放在廊簷口。

「那麼，叫你一聲乾兒子！」

荷花說着就大聲的笑起來，她那出來地白淨然而扁得作怪的臉上，看去就好像只有一張大嘴和睫毛了。好像兩條線一般的細眼睛。她原是鎮上人家的婢女，織給那不聲不響整天苦癯臉的半老頭子李根生，還不滿半年，可是她的愛和男子們胡調已經在村中很有名。

「不要臉的！」

忽然對岸那羣人中，開有人輕聲罵了一句。荷花的那對豬眼睛立刻睜大了，怒聲嚷道：

「罵那一個有本事，當面罵，不要躲！」

「你管得我棺材橫頭踢一踢，死人肚裏自得，我就罵那不要臉的騷貨！」

隔溪立刻回罵過來了。這就是那六寶，又一位村裏有名淘氣的大姑娘。

會是對罵之下，兩邊又潑水。愛鬧的女人也夾在中間幫這裏幫那裏。小孩子們笑着狂呼。四大姨是老成的，提起她

的「靈算」喊着小寶，自回家去。阿多站在廊下看着笑。他知道爲什麼六寶要跟荷花吵架；他看着那一辣貨「六寶」倒覺得很高興。

老通寶攜着一架「靈臺」從屋子裏出來。這三梭形傢伙的木梗子有幾條給白蟻蛀過了，怕的不牢，須得修補一下。看見阿多站在那裏笑嘻嘻地望着外邊的女人們吵架，老通寶的臉色就板起來了。他這「多多頭」的小兒子不老成。他知道，尤其使他不高興的，是多多也和緊鄰的荷花說說笑笑；「那母狗是白虎星，惹上了她就不得敗家！」——老通寶時常這樣警戒他的小兒子。

「阿多，交手看野景麼？阿四在後邊架「繅頭」，你去幫他！」

老通寶像一匹瘋狗似的咆哮着，火紅的眼睛一直釘住了阿多的身體。直到阿多走進屋裏去，看不見了，老通寶方纔提過那「靈臺」來反覆審察，慢慢地動手修補。木匠生活，老通寶早年是會的；但近來他老了，手指頭沒有勁，他修了一會兒，擡起頭來喘氣，又望望屋裏掛在竹竿上的三張靈種。

四大娘就在廊簷口糊「靈算」。去年他們爲的想省幾十文錢，是買了舊報紙來糊的。老通寶直到現在還說是因爲用了報紙——不惜字紙，所以去年他們的靈花不好。今年是特地全家少吃一餐飯，省下錢來買了一糊算紙」來了。四大娘把那雞黃色堅韌的紙兒糊得很平貼，然後又照品字式糊上三張小小的花紙——那是跟「糊算紙」一塊兒買來的。一張印的花色是「聚寶盆」，另兩張都是手執尖角旗的人兒騎在馬上。據說是「靈花太子」。

「四大娘你爸爸做中人借來三十塊錢，就只買了二十擔葉。後天米又吃完了，怎麼辦？」

○「靈臺」是三梭式可以摺起來的木架子，像三張梯連在一處的傢伙；中分七八格，每格可放一兩扁。

○「繅頭」也是方簪，是綢草紮的，置在上面做繅子。

老通寶氣喘喘地從他的工作裏擡起頭來，望着四大娘。那三十塊錢是二分半的月息，總算有四大娘的父親張財發做中人，那債主也就是張財發的東家，「做好事」這錢只要了二分半的月息，期限是蠶事完後本利付清。

四大娘把糧籽了的「蠶單」放在太陽底下曬，好像生氣似的說：

「都買了葉！又像去年那樣多下來——」

「什麼話！你倒先來發利市了！年年像去年麼？自家只有十來擔葉，三張布子（蠶種）十來擔葉够麼？」

「噢，你總是不錯的！我只曉得有米燒飯，沒米餓肚子！」

四大娘氣哄哄地回答，爲了那「洋種」問題，她到現在常要和老通寶擄纏。

老通寶氣得臉都紫了，兩個人就此再沒有一句話。

但是「收蠶」的時期一天一天逼近了。這二三十人家的小村落突呈現了一種大緊張，大決心，大奮鬥，同時又是大希望。人們似乎連肚子餓都忘記了；老通寶他們家東借一點，西賒一點，南瓜芋艿之類也算一頓，居然也一天一天過着來。也不懂老通寶他們村裏那一家有兩三石米放在家裏呀？去年秋收固然還好，可是地主，債主，正稅，雜捐，一層一層地剝削來，早就完了。現在他們唯一的指望就是春蠶，一切臨時借貸都是指明在這「春蠶收成」中償還。

他們都懷着十分希望又十分恐懼的心情來準備這春蠶的大搏戰！

「穀雨」節一天近一天了。村裏二三十人家的「布子」都隱隱現出綠色來。女人們在稻場上曬兒時，都匆忙地帶着焦灼而快樂的口氣互相告訴道：

「六寶家快要『窩種』了呀！」

○「窩種」也是老通寶鄉裏的習慣，蠶種轉成綠色後就得把來貼肉搵着，約三四天後，就蟻孵出，就可以「收蠶」。這工作是女人做的。「窩」是方言，意即「搵」也。

「荷花說她家明天就要『窩』了。有這麼快！」

「黃道士去測一字，今年的青葉要賣到四洋！」

四大娘看自家的三張「布子」不對，那黑芝蔴似的一片細點子還是黑沈沈，不見綠影。她的丈夫阿四拿到亮處去細看，也找不出幾點「綠」來。四大娘很着急。

「你就先『窩』起來罷，這餘杭種，作興是慢一點的。」

阿四看着他老婆，勉強自家寬慰。四大娘堵起了嘴巴不回答。

老通寶哭喪着乾皺的老臉，沒說什麼，心裏却覺得不妙。

幸而再過了一天，四大娘再細心看那「布子」時，哈，有幾處轉成綠色了！而且綠得很有光彩。四大娘立刻告訴了丈夫，告訴了老通寶，多多頭也告訴了她的兒子小寶。她就把那三張布子貼肉搵在胸前，抱着吃奶的嬰孩似的靜靜兒坐着，動也不敢多動了。夜間，她抱着那三張布子到被窩裏，把阿四趕去和多多頭做一床。那布子上密密麻麻的蠶子兒貼着肉，怪癢癢的；四大娘很快活，又有點兒害怕，她第一次懷孕那時胎兒在肚子裏動，她也是那麼半驚半喜的！

全家都是惴惴不安地又很興奮地等候「收蠶」。只有多多頭例外。他說：今年蠶花一定好，可是想發財却是命裏不會來。老通寶罵他多嘴，他還是要說。

蠶房是早已收拾好了，「窩種」的第二天，老通寶拿一個大蒜頭塗上一些泥，放在蠶房的牆腳邊。這也是年年的慣例，但今番老通寶更「虔誠」，手也抖了。去年他們「卜」的非常靈驗。可是去年那「靈驗」，現在老通寶想也不敢想。

○用大蒜頭來「卜」蠶花好否，是老通寶鄉裏的迷信。收蠶前兩三天，以大蒜塗泥置蠶房中，至收蠶那天拿來，蒜葉多主蠶熟，少則不熟。